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平凉

我总是陷入清晰的悲伤（组诗）

◎何泊云

三个孩子相互看着，他们幸福得
不敢笑出声，生怕惊飞蝴蝶
哦，这里有这个世界最本真的声音

糖人

陪母亲转了整整一下午
除了一身阳光，还有柳絮

我知道眼前剩下的街道不长了
我得抓紧时间给她买点什么

可是，有些东西我明知是她喜欢的
当我给她买时，她一直坚持不要

我边走边揣摩母亲的心思

她突然在一处地摊前停了下来
盯着一个糖人，笑眯眯地看
像个孩子一样，站着不走

第一次吃糖人的母亲
我发现，她笑得更像个孩子

“这次他再也走不了了”

母亲说刚才她吃下的糖人
像我没了几十年的外公

鸟死了

鸟死了，鸟笼还在
养鸟之人的悲伤，迅速
会被相像的另一只鸟淡忘
还会，继续
以养鸟的名义圈养
鸟笼，一直是壁龛和井
在静止和替代中闭合着空间
鸟鸣继续燃烧和重复时间

鸟死了，因为鸟笼还在

又到西番沟

荒草再长，也遮掩不了松柏

十里堤坝它养了水
水养了鱼，鱼养了鹰
鹰喂养了天空
天空疗养了眼睛

而眼睛出卖了水，流下孤独

你也会的

寺庙后面是一处梨园
我需在这里静坐，哪怕是一小会
梨子落了下来，它看起来有些发黑

我的两个孩子像松鼠一样跑来跑去
我看到了童年的我，这些像是在昨天

如果可能，我是说可能
我愿意，我剩下的日子
活得和童年的我一样

在梦中

在梦中，一个死了多年的伙伴
同我玩耍和交谈，和他活着时一样
他总是关心和忍让我

而这个梦会隔三岔五地重复

但每当我醒来时，一切全无
我陷入清晰的悲伤
如同我每次回老家
看见他古稀之年的父母还在劳作一样

我学会了刻意地观察，他们

从田间归来的时候，总牵着一只白羊
这羊的叫声一年比一年像人

我必须把这个画面记下来
说给他听，在梦中

刻章匠

用冰冷的利刃唤醒
木头、陶瓷、石头和金银的沉默
宛若父亲给儿子说话

让张口闭口中的名字能看到
直至清晰。仿佛风
要通过水和草木

又好像水在读一个人，柔弱而刚硬
一波接一波，在石头上和纸上
也在天地间，和另外一个星辰之上

“在我身上练习刻别人的名字”
我不得不替木头、陶瓷、石头和金银
开口说话。是儿子说给父亲听的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每一座山上的桃树，此时
都披着一身粉色雾状的风衣
不肯散去的蜂声，让我们听到
曾经的自己或者那些召唤春天的声音

在这个喧闹而又寂静的日子里
三个人告别了一个一身春天的人
驱车驶过黄河，以80时速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然而，许多人却依然做着
与这个季节无关紧要的事
这无意加宽了一条河的忧伤

时间上的补丁（组诗）

■董雅丽

秋辞

时令正在潜行。怀拥的炽热所剩无几
湖水未卜先知
清晨，站成一颗玲珑剔透的露珠
闪烁不足挂齿。耀眼的事物太多
如果皇冠可以自冕
秋天，是唯一笃定的人
偶有东风从舒展的指缝间穿过
紧攥的沙漏溃不成军
风一直向西吹。一滴雨逆行追逐河流
在一朵云头坐下来闲话春秋
把泛白的砧码下注在一条叶脉上
泥土里的根系昭示回归
万物谦逊。越沉越低的稻穗

时间上的补丁

破绽从心事的细密处遗漏
纽带脱落。破碎是迟早的事
万物盛极必衰。来不及虚拟和推演
还原纯真的初始
我眼里的白还是一朵棉花的样子
向往的绿色
依旧是那棵梧桐树的风姿
没有饱满的预期。一切分秒有序
酷暑之后便是静秋
雪花并不蓄积表白
无所事事时，抽丝弄线
把巧夺天工的织艺，让给侧旁
一只伏击已久的蜘蛛
谁能把握时间的完美
时针悬晃的秋千上
填补的锦缎五彩斑斓

亲爱的，请你停下来

亲爱的，请掀开一帘蓝色的帷幕
让蓝色的溪流从一丛荆棘边流过
我坐在一块青色石头上
身旁，一只白色蝴蝶
正和一朵雏菊窃窃私语
周围那么寂静
白云悠悠。绿皮火车
从记忆的铁轨上慢慢碾过
旅途越走越短。一些人的身影
已沾上秋天潮湿的气息
我放逐的河流里
终有一枚小小的浪花是属于你的
我的歌声悠缓，流连
亲爱的，我就站在窄窄的桥头
风一吹，几粒小小的桂花
就落在我的头发上

慢下来

裹挟于时间的洪流里。抽离的部分
有铁质的锈红。秋天
已在一棵老树的枝丫间
蕴孕出细如蚕丝的气息
曾经的高山流水，不过是一朵浪花涉世未深的欢畅
每一次碎裂，迸发出活泼动心的壮美
愈走愈深的奔赴
无非是一路激荡后平静成
一片蓝色的湖泊
无非是，阳光下
倒映出清澈透明的心核
蜕掉一层沉重的外壳。天亮时分
又强加一层更沉重的雾霾
逃离是一场分分合合的爱恋
挂在枝头的果实
木鱼吐出禅意的语言
草尖从一颗晶莹里射出一道光剑
刺疼匆忙的脚步。
丢失的东西太多
一阵风吹来，身边的人
如一片黄叶悄然坠落
瑟瑟收缩
我们变得轻而单薄



西秦诗苑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兰莹莹 校对：刘林忠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



何泊云：本名何帅，甘肃静宁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著有诗集《夜的眼睛》《我是再生的秋野的王》《修行书》，诗歌作品见于《诗刊》《飞天》等，入选《当代经典短诗》《中国当代短诗选》等选本。

蝴蝶谷

两三朵云彩下，树木翠绿
每朵花都按着自己的意愿开放
枣红色的马在悠长的鸟鸣声中饮水
河水似乎告诉了它们什么
它们向青草深处跑去
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蝴蝶
一个黑皮肤的孩子紧跟其后
从相反方向跑来一个白皮肤的女孩
蝴蝶停到她的头顶上

《诗经》中有一片果蔬青葱的菜园子，流淌着翠色和芬芳。慢读那些朴素而多情的文字，字字生香，千遍万遍也不厌倦。

舌尖上的草木芬芳

◎吴静

特的绵长滋味，唇齿间清香脉脉，如山野之清风拂过舌尖，着实为极好的下酒菜。

一

瓠，又叫葫芦，是草本爬藤植物，因品种不同，有圆、椭圆、细长条、短颈大腹等多种形状。《诗经·豳风》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说的就是“瓠”这种蔬菜，其幼果清淡爽滑，适宜烹食用，老了的瓠则可以当壶用。

瓠在夏季开花结瓜，叶子呈心形，花为白色，多在夜间以及阳光微弱的傍晚或清晨开放，故其还有一个很美的别名——“夜开花”。

儿时，入夏时节，母亲的菜园地一片葱郁，瓠子架上藤疏叶朗，翻若浮云，朵朵白花点缀其中，似仙女不甚遗落的丝帕，架下修长的绿果，自在垂悬，像中国画里的水墨写意，多了几分闲适自如的味道。

瓠吃法多样。元代王祿《农书》说：“瓠之为用甚广，大者可煮作素羹，可和肉煮作荤羹，可蜜煎作果，可削条作干……”家中常做的是瓠子炖排骨，荤素搭配，营养丰富。取新鲜仔排二三根，剁块过水去腥，放入陶瓷汤锅中，加姜片、细盐大火炖开转小火，将瓠子切成略粗的长条，待排骨八九分酥烂时，加入奶白色的汤中，沸腾关火，撒入葱花，美味告成。

去年梅雨时节，我去安徽农村，在当地的农家乐饭馆，吃过一道瓠子炒成火腿肉。八仙桌上，白瓷盘中，粗细搭配，油光闪亮，满眼的青绿中，跳脱着几笔朱红，养眼、入心。店家告诉我，这咸肉是上年冬天

自家饲养的猪取火腿腌制而成，浓香味美，肥瘦适宜。这道菜做法也不难，将葱姜炆锅，咸肉切丝爆炒出油，倒入红椒丝和瓠子条，加盐翻炒即可。

“南有柰木，甘瓠累之”，瓠子口感清淡甘甜，火腿肉咸香醇厚，一筷子进口，甜与咸在舌尖肆意碰撞、交融，使人神清气爽。若将菜汁倒入碗中拌匀，入喉，便溜溜滑进肚中，一碗米饭毫不费力。

三

《诗经·卫风》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又叫萱草、忘忧草、金针草，它还有一个质朴平实的名词——黄花菜，属百合科植物，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的氨基酸和矿物质，“利胸膈，安五脏”，有很高的食疗价值。

“谁说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黄花菜生命力极顽强，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它的身影，一丛丛黄花菜簇拥在一起，翠绿的茎秆顶着一朵朵橙红的花，状若百合，但比百合更明艳、耀眼，那些未开的黄绿色的花蕾，似一根根微鼓的玉簪，惹人怜爱。

新鲜的黄花菜有毒不可食用，需开水焯过才可入菜。也可制作黄花菜干，需在晴天，摘下半开的花朵，放入锅中蒸，待自然冷却后，搁在太阳下摊晒，并适当揉制，压出其中水分，最后再拿细绳捆上，放在通风的竹篮中阴干，这样一年四季皆有美味可享。

十多年前的深秋，我在家坐月子，胃口不佳。母亲是江苏人，她做得一手好面食，她便常给我做“姜汤面”吃。所谓的“姜汤面”，就是将姜汁熬汤，里面放入香菇、黄花菜、豆

腐皮和虾仁，水开后放入面条，煮熟出锅，撒上香葱、拌上猪油就成。

母亲说黄花菜有健脾、通乳、补血之功效，很适合产后虚弱食用。我至今仍记得那个滋味，面汤入口微辣，喝上两口便浑身微热，黄花菜筋道爽脆，鲜美异常，汤汤面面一气吃完，通体淋漓酣畅。

四

“翘翘错薪，言刈其蔕；之子于归，言秣其驹。”这是《诗经》中关于蔕蒿的记载。

蔕蒿是江南特有的野菜。家住长江边，莺飞草长的早春时节，蔕蒿迎来了青葱的二八年华，长江河滩上，芦苇沙洲边，一丛丛浓密的蔕蒿长得铺天盖地，常有三五妇人，携着镰刀和编织袋“打蔕蒿”（即割蔕蒿）。

“打”回去的蔕蒿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将四五寸长的蔕蒿整齐码放在一起，盖上稻草，拿水间隔淋浇，并拿塑料薄膜覆盖其上，待两三天后，老叶腐烂，茎秆脆嫩，再掐头去尾，折成一段段干净青翠的芦蒿秆，清水濯洗方可烹食。

蔕蒿气味独特，似乎带着一股子菊花的辛气。炒蔕蒿，需旺火，最好是土榨菜籽油，浸在盘底一片金黄，浓郁厚重。可佐以肉丝或香干爆炒，亦可素炒，除了搁一点油、盐，几乎不加别的佐料。

绿莹莹的蔕蒿，横在白米饭上，山明水净的纯粹，夹上一根，送进嘴里，嚼之，微苦而甘，淡淡的野香，使人满嘴生津。

汪曾祺曾这样评价蔕蒿的味道，“像坐在了河边，闻到了新涨的春水的气味……”的确，沿江一带的人，没有不爱那股子青蒿子气的。细雨霏霏的日子，一盘素炒蔕蒿，浸润着江南春水的气息，便把春天长久地留在了味蕾上。